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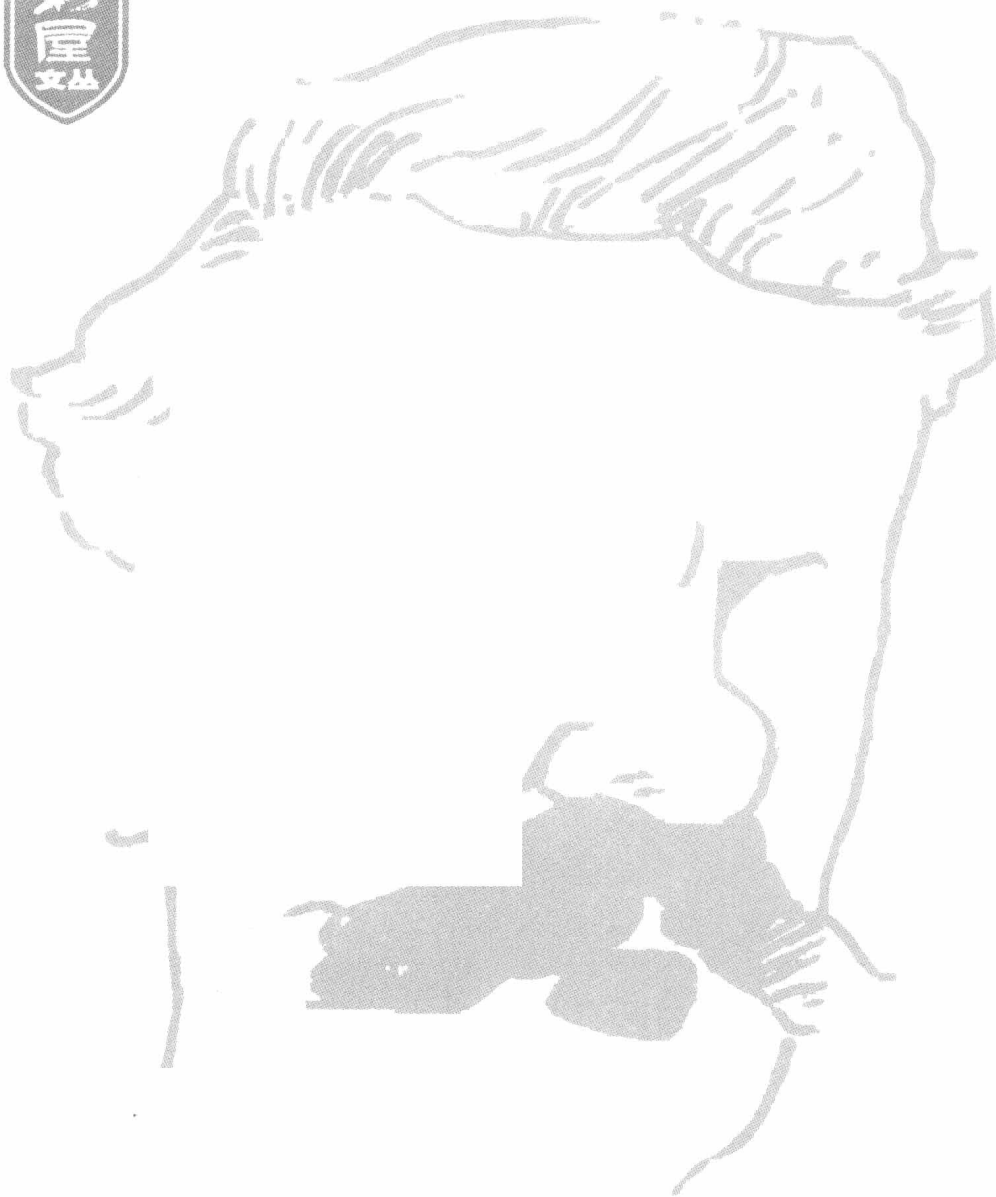


《书屋》编辑部◎编

与非凡的心灵共舞

湖南教育出版社

Guy de Maupassant



《书屋》编辑部◎编

与非凡的心灵共舞

湖南教育出版社

Guy de Maupassan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非凡的心灵共舞/《书屋》编辑部编.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 11

(书屋文丛)

ISBN 978-7-5355-7152-6

I. ①与… II. ①书…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8150号

与非凡的心灵共舞

《书屋》编辑部

责任编辑: 胡长明

责任校对: 刘文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18×1000 16开 印张: 17.5 字数: 180800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55-7152-6

定价: 38.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汗牛充栋。即便在阅读手段丰富多样的今天，一个人穷其一生的精力也只能消化掉其中的极小部分。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尽可能地领略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深邃？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阅读经典。

所谓“经典”，是指集原创性、深刻性与批判性于一体、经得起岁月淘洗与反复验证的作品。当然，称得上“经典”的文艺或学术作品也数量庞大，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喜好、需要等有选择性地阅读。一般来说，阅读经典是一个从被动效仿、从众到主动筛选、认定的过程。那些发现、传播和研究经典的人，在文明传承中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文明轴心时代，无论东方抑或西方都产生了许多经典性的作品，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老



子》、《庄子》、《诗经》、《楚辞》等，西方苏格拉底的《对话录》，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奥勒留的《爱经》等。轴心时代的作品呈现出高度的原创性，有如横空出世，赤地立新，而一旦问世便拓宽人类文明史的长河，渗透进当时和后世人们的血液和灵魂，影响到民族和国家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

中国的《老子》一书仅五千言，但字字珠玑，包含着深邃的哲理，且留下巨大的阐释空间。它既是政典，又是兵书；既是君王南面之术，又是臣子北面之法。许多言语精警异常，可谓矜式百世而不惑，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重；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等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西方政治哲学的开山之作，他探讨了当时的各种常态和变态政体，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此观点在后世得到最有力的印证。奥勒留的《爱经》，首次系统地研究人类恋爱心理，把恋爱中男女的性格差异、人性弱点等分析得丝丝入扣，并赋予恋爱以美好的品质、艺术化的技巧和智力游戏式的趣味，诚为一部爱情宝典，一部指导男女恋爱的入门之书。用翻译者、著名诗人戴望舒的话来说，《爱经》“以缤纷之辞藻，抒士女容悦之术，于恋爱心理，阐发无遗，而其引用古代神话故实，尤见渊博，故虽遣意狎褻，而无伤于典雅；读其书者，为之色飞魂动，而不陷于淫佚”。

堪称经典的文艺和学术作品，无不表现出揭示人性和情感的深刻性。以写《项链》、《羊脂球》等著名的法国小说家莫伯桑，对虚荣、虚伪、贪婪、残忍等人性的弱点作了穷形尽相的揭示和描绘，尤其对所谓上流社会的诸多人物的阴暗和丑恶心理更是毫不留情，让人读之大开眼界。莫伯桑的作品，宛如十九世界后期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风俗画，达到了现



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高峰。他是杰出的语言大师,说到女人,他说:“魅力、眼神、微笑、语言是女人用来淹没男人和征服男人的洪流。”说到事业,他警示我们:“世上真不知有多少能够成功立业的人,却因为把难得的时间轻轻放过而致默默无闻。”

批判性亦是构成经典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十九到二十世纪,西方出现了一批深入剖析群氓政治和极权主义的著作,其中的代表作有勒庞的《乌合之众》、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悉尼·胡克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等。

出版于1895年的《乌合之众》是一部享誉世界的学术经典。勒庞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精辟分析了群氓政治的心理动因和破坏效应。他认为,一旦人群被一种极具煽惑性的意识形态所支配,那么投身其中的人们,无论是教授还是文盲、富翁抑或乞丐,其行为方式都表现出惊人的无知、狂暴和残忍,丧失掉最起码的判断是非的能力。他的这一论断被后来的历史所反复印证。如苏联作家爱伦堡长期在欧洲工作,当他1935年回国出席莫斯科的一个聚会时,便被当时“斯大林万岁,乌拉!”、“光荣属于斯大林!”的呼喊声所感染。他不由自主地拼命鼓掌,事后才感到手痛。他也曾怀疑过这种个人崇拜的合理性,但马上被“书呆子”、“糊涂虫”、“腐朽的自由主义者”这些强迫性的自责所干扰。经典的魅力正在此处,勒庞像一个预言家昭示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通往奴役之路》堪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哈耶克以缜密的逻辑思维和釜底抽薪式的理论勇气,剖析了计划社会和极权主义的亲缘关系。他对理性建构主义的批判,成为他一生最有创见的理论成果。向往



自由的人们会永远记住他引用的一句名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悉尼·胡克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的许多章节，对苏联社会的等级制和官本位体制的批判针针见血。他说，假如一艘船被宣布为集体财产，但旅客却被分在头等、二等和三等舱。船长只满足头等舱旅客的愿望，那么这个社会便不会有起码的公正可言。他还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自认比被统治者更清楚被统治者的真实利益是什么，那就不仅是轻视他们，而且是在侮辱他们，因为他将人民的童年看作是永久的。

捧读经典，便是与伟大的心灵对话与共舞。那些伟大的经典，其作用何止让人释疑解惑、破闷消愁，它们堪称洗涤心灵的圣泉，豁人眼目的高地。不知不觉间，它们会改变我们的人生，甚至会改变我们周围的一切。

胡长明

2010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永恒的经典

- 001 读莫伯桑札记
- 011 《呼啸山庄》四题
- 020 重读《金蔷薇》
- 038 从《爱经》到《爱的成年》
- 043 也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第二章 女性的芬芳

- 051 莎乐美：一个非凡的女性
- 058 苏珊：反抗隐喻的病痛
- 062 一封信，一本书，一场运动
——雷切尔·卡逊诞生一百周年
- 072 阿伦特与卢森堡

第三章 哲人的慧眼

- 079 果戈里的预见



089	群氓崇拜与大众民主神话 ——关于勒庞的《乌合之众》
102	沉重的记忆 ——读《人·岁月·生活》
117	牢记“昨日”
131	历史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 ——读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
138	存在的品质——读《活出意义来》
151	预言与咒语 ——重读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第四章 执著的追问

159	女人·婚姻·托尔斯泰
164	穿裘皮衣的维纳斯
171	是什么促使作者写下了《浮士德》?
182	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什么错? ——从米兰·昆德拉《一个变奏的导言》谈起
194	“体系”之外的黑格尔
203	为萨德一辩 ——关于萨德作品的思想性

第五章 艺术的畅想

- 213 伦敦餐桌上的王尔德
- 223 德加和巴黎女孩
- 234 透过劳特累克的眼睛看康康舞
- 241 也说毕加索
- 245 “疯狂天才”？作秀大师？
——读《达利谈话录》



读莫泊桑札记

首饰 这确实是不朽的典范，是莫泊桑的温和但又冷峻的风格所能达到的高峰，短篇小说艺术所能达到的高峰。莫泊桑笔下的人物，有不少是这类被庸俗生活压碎的糊涂虫，在他们背上，如同被雷击毙者似的，写着不合理社会的罪状，而他们却往往并不值得同情。

高度严整的五幕悲剧似的结构，这里可以学到的东西是那么多，题材被压缩得多么好！晚会前，晚会进行中，晚会后；没有首饰时，借到首饰时，丢掉首饰时。强烈的对比，而且是一再加强的强烈对比，但却一点不做作，一点也不叫人觉得生硬（对比是容易流于做作和生硬的）。也许因为写的是短篇，短篇只能这样写。但是如果不用短篇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形式能够表现它？我只能相信：这是艺术上的高度成熟，而如果不是对生活的高度



敏感和严密观察，就不可能有这样圆满的成熟，从而也不可能如此明确、精炼、命中地表现生活。

蛮子大妈 那封信产生巨大的作用，那不止是情节发展的一个契机，现实的某种象征，那好像是一个活物，加入到人与人之间的纠葛里面来了，一个细节有时可以重要到非有它不可的地步（正如有时可以完全相反）。我们就像蛮子大妈似的处理那封信，我们只能这样而不能是别样，艺术力就有这么神奇！

莫泊桑深深懂得造型的美，老婆子并没有倒下去，“她是弯着身躯的，如同有人斩了她的双腿”。于是我们面前出现一座雕像。

寂寞 这当然也是一种可能性，几乎完全是通常所谓的内心独白，但还不是意识流、潜意识或前语言。关键是最后把压得紧紧的弹簧一下子松开，松开得正是时候。既不知道他是醉了呢，还是疯了，还是聪明伶俐？偶尔又觉得他很有道理，或许毕竟还有点精神错乱。这是沉痛的，莫泊桑善于以漫不经心的方式使我们感到沉痛。

但我仍然不那么喜爱它。并不能说莫泊桑在这里就已经陷入了玩弄心理分析，但这种对于抽象的东西的探索，只能是一种不必要的偏爱，其结果是必然地带有某种程度的虚无和忧郁。这不是最好的可能性。

乞丐 写的并不是一个乞丐，无宁是一个（任何一个，当然）被歧视被误解的畸零人。比如说就是莫泊桑那个时代的某些正直的艺术家吧，自然，也不一定非这样地去附会不可。

结局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了的，正如我们对拙劣的、模式化作品不满时所说的，“看开头就知道结局”。一个乞丐，长久地在同一个地区行乞，终于使人们感到憎厌了，他不得不进行偷窃，而人们绝没有想到他的

饥饿,他饥饿而死了。这里绝没有什么离奇的成份,但仍然引人入胜。可见“模式”其实也不坏(生活里本来有各种模式),其所以坏,只是有些人把它和生活割断了。作为大师的莫泊桑却不怕这样的“模式化”,他只是不慌不忙地写来,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

密斯哈列蒂 这是“挖得很深”的了。在人间找不到真正的可爱者的这个“着了魔的女人”,从英国跑到法国来,在一个荒僻的小村里忍受着人们的误解、疑惑,茫然地散布耶稣教小册子,把爱寄托到人以外的动物身上,这个可怜的密斯哈列蒂,这个老处女,竟然爱上了一个画家。当她在画家因为她的奇特的发作而要离开她的前夕,遇到他正在和女佣拥抱接吻时,她投井自杀了。她把什么都看得那样认真!显然,在那样的环境里,这种认真也不过是怪癖,对一般人来说是宁愿没有的怪癖,这致命的怪癖使她成为牺牲品。

幸而最后,那个二十五岁的、有着某些坏习气的画家多少了解到她的悲哀。但是,难道可以说是真正的了解吗?

莫泊桑善于这样大胆放手地进行结构,大开大阖。情节其实是简单的,大部分篇幅被用来描述看来并不那么切题的画家作画的情景,以及自然风景描写。拘谨地看,像那些急于求得“主题的社会意义”之类的东西以便上课时有话可说的教书先生那样,这篇小说似乎被劈成两半了,一半是密斯哈列蒂,一半是画家。自然,只是“似乎”吧了,切不可那样地拘谨,要不,我们只好在流乳与蜜的地上饥饿不堪了。

对于绘画,莫泊桑一定是个行家,他不但善于运用(首先是识别)色彩,而且精细地鉴别、感受了光、影与色的交互作用,他尤其善于发现和运用影的美。在《温泉》里,基督英和波尔的第一次约会,那地上的树影留



给我们的印象,真是永难忘怀的。“莫泊桑和影”,这该是多么有趣的一个研究课题。

遗产 怵目惊心的金钱势力的丑恶,人性的极度扭曲,人的极度堕落:可怕的是人们竟然堕落得如此心安理得,金钱的无比强烈的腐蚀力导致的可怕的异化!在这里,莫泊桑已经不只是冷酷地“暴露”什么,也不只是愤慨地“讽刺”什么,有时甚至使人觉得他就是那个最后审判的严厉的裁判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惨不忍睹的了,简直想象不到人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但你又很快地会领悟到在日常生活里你所见到的类似的情况并不少于这些,只不过你还不能如此锐利地感受到它,因为你还没有具备莫泊桑的战士气质。

这是个相当宏伟的、结构复杂的中篇,极为坚实。场景主要在海军部和迦诗阑的家,情节的展开完全遵循为了展示人物心理活动的原则。奇妙的是,在这里,情节是按照行为逻辑的必然发展的,但却依然使人感到意外,不可捉摸,莫泊桑以其非凡的艺术力使人一点也不觉得他作了任何精心安排。迦诗阑能够拉住勒萨白勒来作他的女婿吗?沙罗尔特的遗嘱里关于遗产到底说了些什么?珂拉对于姑母、丈夫、马慈的态度,都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勒萨白勒的心思也是一步一步地揭露出来的。情节的发展完全合乎规律,但当情节发展到关键时刻,我们却几乎还有着“总不至于会那样吧”的想法,而最后,我们还是信服了,我们只好相信我们的保留态度是犬儒主义的,任何成功的讽刺都应该达到这样的高度。

这里有不少残酷的场面,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的场面,看到人的如此下流无耻的一面是令人作呕的,但艺术又终究不止于令人感到生理的厌恶而已,它同时总是以其艺术魅力给人以艺术感染,使人们乐于一再

玩味它。《遗产》不是“黑幕小说”，现实主义不同于自然主义，主要的是因为作者站得比现实生活高。

小酒桶 汲可老板和马格洛瓦做成了一宗买卖：在姥姥死前，每月给她二百五十个金法郎，姥姥一死，她的田庄就归他所有。这样，他迫切地期待着姥姥的死，那于他是有双重利益的。“他不时地去拜访田庄的女地主，那正像人在七月底边去地里看小麦是不是熟得可以去割一样”。后来，他终于想出了一个计策，送给姥姥苹果酒，让她醉死了。

谋财害命的老故事。不同之处在于，莫泊桑把作品的基础建筑在性格发展的必然上，而不是建筑在生活发展的必然上。谋害的方法是只有汲可才想得出的方法，受骗上当的原因也是马格洛瓦姥姥本身的一切条件自然形成的原因。

散步 忍受了四十年困苦、孤独生活的司帐员勒腊老爹，在一个暮春的黄昏，在步洛臬森林公园一带散步时，受着“巴黎的气息”的刺激，感怀身世，自杀了。

肉欲的需求，对于像勒腊老爹这样的人，应该不是第一位的。这个一直被当作一件无感觉的工具而没有过上最起码的人的生活的勒腊老爹，在到处都是幽会的男女的公园里，被唤醒的生命意识应该不是肉欲的满足所能概括的，肉欲可以是他的一连串感触的起因、引子。莫泊桑有点过于偏爱肉欲的题材了。从艺术上说这里多少有些不协调，当然作者的娴熟表现能力使作品达到一定程度的圆润。但人物的性格却并不完整，并没有站起来，作者把它放在一个精神平面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个扁平的形体。

归来 一首真挚、朴素的颂歌，歌唱穷苦的、卑微的人的高贵。这里，



莫泊桑用的又是另外一种表现手法了,他总是善于运用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在这里,几乎完全是白描,几乎是“照实”地写渔民们的穷苦,他们的善良和他们明洁的心。渔民,人类中高贵的种族,高尔基写过他们,洛底、伊也涅兹、巴罗哈写过他们海一样宽阔的姿态。这里,似乎不需要作者的话语,需要的只是“把事情说出来”。

结尾十分动人,虽然自始至终莫泊桑没有任何的着意渲染,甚至马尔丹——雷韦司克发现失踪十年的后夫时的痛苦,也没有多费笔墨(作者有多大的自制力!)。后夫和前夫一道去找礼拜堂的堂长“解决问题”,路过一家咖啡店,他们一起进去喝咖啡,还和咖啡店老板一起欢迎、庆祝前夫回来,调子柔和得像提琴奏出的船歌。

苡威荻 和《遗产》一样有力,一样惊心动魄!

苡威荻发现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出卖风情的女人,当她亲眼看到母亲在和情人幽会时,竟不自禁地“尽力用一种非常尖锐的声音狂叫了一声‘妈’!”后来,她发现那个追求她的纨绔子弟不过是在玩弄她,并不想和她结婚,悲痛得想离家出走,但又不肯去做女工,认为那是可耻的,她终于要自杀了,于是选择了一种她认为最好的自杀方法:吸哥罗芳。但那只是使她醉罢了。她被救活过来了,这时,她和塞韦尼定情了,也就是说,她屈服了。由于她自小受的教养,由于她越不出乱七八糟地吞下去的小说教给她的范围。她的反抗,只限于自杀的那一天到马尔察去看地方纪念会时的那一场“胡闹”。

苡威荻是不是出走?“真正地自杀”?她是不是采取最坚决的反抗态度?是我们所关心的。似乎,坚决的态度总是更合乎我们的期望,我们总是希望作品里出现一个更理想的人物,我们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然而,

莫泊桑不想从这一方面满足我们的愿望,有什么办法呢,生活里合乎理想的事物本来就很少很少。而且,重要的是(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如果莨威荻能够有一个更坚决的反抗态度,那么,笼罩在她四周的黑暗就不那么浓、厚、深了,也就是说,作品的艺术力由于粉饰现实而被削弱了。

能够怪莫泊桑偏爱讽刺吗?那都是些什么人啊!逛地方纪念会那一次,莨威荻愤怒的眼睛看到的是那样的不堪入目的一幅世相漫画。而她自己吸了哥罗芳之后的那一连串想象,难道不也够可怜可笑!作者是用宽厚之心来写它的。作者还不得不写人们怎样在她的窗下喊她,怎样尝试着从露台边上攀上她的窗户,那真是不忍心写又不得不写的叫人毛骨悚然的丑恶场面。而最后的那一次定情,就不管作者愿意不愿意,也具有掩盖不了的嘲弄意味了。这才是悲剧!

虽然莫泊桑自己说:“这只算得是一种轻松可爱的小品,而绝不是一种研究。这是玲珑的,不过并不是丰富的。”这些话,应该看作他对自己的风格的体认,实际上,它和巴尔扎克是一样凝重的。

壁橱 故事是被人写了又写的被遗弃的妇女卖淫,不得不在自己家里藏起孩子来接客。特殊之处是,莫泊桑在介绍这个可怜的妇女时,借了他的一个朋友的嘴作了这样的发挥:“一个女孩子本来是被一个和她阶级相同而且生活情形相同的男人引坏的。”“富人购买的是采下来扎好的花束”,而且在“我”追问这个妇女的过程中把这些话证实了,这就使作品有了些刺人的棱角,内容也深远了一些。骤然看来,似乎是作者的失算,其实,不这样写才失算呢。这样就把妇女在那种社会里的悲惨命运更彻底、更无情地摆到光天化日之下了。瞌睡闹出的响声和害怕受母亲责骂